

再别南城

我不会怀念深圳的雨天。

正是登机离深的时候，天上的物件局促地挤在狭小的舷窗里。云朵翻覆，扭打作一团；风把她们拆开，散开成几练。再别南城，正是将要酝酿些湿润多情的词句的时候，这里又不期地下起雨来。想起入学时，我和父母也是在这样突然的雨里奔波忙碌，回忆中关于这南城的雨的一切，竟油然联成了一片。

对于深圳的雨，我首先要批评它的不合时宜、我行我素。它极少落在闲适的周末上午而续杯一场美梦，却常常与我在往学院通勤的半途不期而遇，或者在刷脸翘课的关头粉墨登场，用一场声势浩大的阵雨敦促了我的课业。相比故乡的雨，总是礼貌地在落下之前积起黑云，或者响起雷声滚滚作为警告；南城的雨可谓顽劣至极。

一直以来人们偏爱雪胜过雨，殊途同归，二者不过是雅与俗的分别。银装素裹的雪给街景擦上凝脂，雨则洗净它，暴露出素颜。其之于深圳则尤为甚——雨过之后，城中村里巷间张开了毛孔，吐露出夹杂着泥土、残羹和污水的混合味道，构成这市井间独特的光风霁月；卫生情况堪忧的流动摊贩撑开伞蓬，沿着街边一路蔓延到校门，泵动着城市经济的脉搏。这时候，我们的探着触角的棕色朋友也要从地缝里钻出来共赏这份风朗气清——他们的确比在故乡的远亲个头大不少。

南城的雨，就同我在这这里的琐碎的日常一般，或者过于短促而聚不起诗意，或者过于绵长而徒增了烦冗。我想起券商大楼玻璃窗边缓缓划落的水痕、日复一日学苑大道上经过的浅洼、学院门前大树下偶尔滴下的雨点……朝花夕拾间，自高中毕业后，我再次感到这恼人的背离感——为什么往昔不屑一顾的花鸟虫鱼总在初别后伪装成浪漫的风花雪月，却又在多年之后不可避免地沦为俗的茶余笑谈。

我不再怀念深圳的雨天。那些霏霏的温纤的，和那些滂沱的暴戾的。那些随心所欲、恣肆泼洒的，和那些方枘圆凿、羞怯含蓄的。

飞机冲出云层，空气干燥起来。

像一阵快雨，赶在怀旧感觉再次追上前，我已别了南城。

哲人的麦穗

山夹带着河，粼粼地蜿蜒着淌向夕阳的方向，闭上眼便成了橘与绿的色块；耸立的灰色高架横跨画幅，是现代工业粗粝的一笔。

——高铁下一秒驶进隧道，不给人细摹景致的余地，只留下一抹模糊的印象。这黑糊糊的一片乏善可陈，但却留白出回味的空间。

颠簸着、恍惚着，然后是田垄农舍棋布俨然，然后是隧道；然后是高楼广厦鳞次栉比，然后是隧道。起伏着、彷徨着，岁月也便像这样般倥偬蹉跎——我虚度着良辰美景的一瞬，又在尔后的无趣黑暗里嗟叹。

不过我想我应该停止这种斯多葛式的自我嘲弄，并这样为自己开脱：我的少年时代、那些青葱的往日，与那些未曾及时雕琢的高铁景致一样，都本是无奇的琐事，只在尔后的回味里氤氲出勾人的香气。

它们是哲人已错过的麦穗，而苏格拉底的愚蠢昭然若揭——这无关踟蹰果断，最饱满的那个麦穗总是在回望的镜头里。

所以我索性倒退着走，在这片麦田里。

天色渐晚，闭上双眼，停止了无病呻吟，我感到车逐渐驶离南国。

平庸

当月亮升起到与窗棂上摆着的假花花苞差不多平齐，大约就是要下班的时候了。这是我这个秋天积累出的经验——我并非不懂得看办公室角落的电子壁钟，只是这个时间点我总是在望着窗外发呆而已。但今天似乎又是个例外，我看见主任板着脸走进来，手里拿着上个月的业绩单。这个时候，他的脸色比那些数据更能说明问题。

于是当我们终于解脱时，月亮已经高悬，在窗子里不见了。办公楼下的自贩机脾气倨傲而不长记性，不给两脚是断然不出饮料；久之竟在它侧边磨出了凹陷，以后无论它听话与否便都少不了挨一番拳脚。明暗闪烁的霓虹灯下，我安静地享用着战利品；刚混脸熟的同事三三两两地走来，向我发起一起喝酒的邀请。我向来不喜欢酒精的味道，但在这月明星稀的夜里，面对着这些成年人的笑脸，我竟说不出拒绝的话。

要去的地方在离公司不远的商业街上，不过是几步的工夫，夜的黑暗便与我们再没有关系——相比于这片缭乱的灯红酒绿，月光实在太过黯淡。街旁奢侈品店的橱窗里，精心打扮的女生正对着自拍杆上的手机露出微笑，兴许是在收集发微博的素材；在她旁边，穿着白色背心的中年男人缓缓路过，一阵抑扬顿挫的喉音后往街边的水沟吐了口痰。更远处的小吃街更是生意兴隆，拼尽全力地正满足着这座城市高雅的味蕾……我们穿过市井，径直走向商业街尽头的酒吧。

酒吧里，同事一番驾轻就熟的点单后，琳琅的酒杯很快被端上桌来。酒吧里粘稠的空气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似乎在酒杯的对面我们都成了至交；烫喉的酒精刺痛了我的双颊，让微醺的我们吐露着平日不曾说出的话——那些低劣廉价的笑话、那些家长里短的八卦；正对面的同事正变着花样地发着公司的牢骚，邻座的女人们则聊着娱乐圈又有哪位艺人出轨……酒吧里的灯光愈加昏暗起来，使我近乎只能看见他们的轮廓。

夜已渐深，月亮潜进云里，没再露出模样。

原来平庸不是人的原罪，而是我们都在享受着的权利。

旅程

当我拎着行李箱到西站的时候，距开往故乡的列车发车已没剩下多少时间。站旁肯德基烹制炸鸡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让人感动，于是在我郑重其事地接过这份耗时良久的打包袋时便只剩下十分钟了。

傍晚的车站熙熙攘攘，挤满了行色匆匆的过客。斜阳的光打在从他们脸上滴落的汗珠上，漫射出一幅归乡的构图。手机上适时地亮起发车提醒——原来车比我更思乡情切。我加快了脚步。

八分钟。安检处的警务小姐手持的尖端扫描仪显然比一旁的安检机高效许多——后者花了半晌才排除了箱子是炸弹的可能性而不情愿地把它吐了出来，而前者只用了半秒就赦免了我和我的晚餐。

五分钟。戴着口罩做人脸识别的女人看着迟迟不开放的进站口面露难色，似乎正为这愚蠢的现代造物感到发愁——排队在她之后的我也深有同感。

两分钟。抛弃了完全不必要的矜持，我和行李箱在人满为患的车站里滑稽地奔跑着。显然我的伙伴的漂移技术并不理想，因为它时常跟不上我的步伐。我盯着手机上的时间，携程友好地向我发来了登车询问，并在下方善解人意地附了紧急改签的链接。

我在发车前的半分钟坐在了归乡的车厢。

列车很快摇摇晃晃地发动了。车厢倏尔活泼了起来：不远处的前座，年仅垂髫的小孩手舞足蹈地行使着这个年纪制造噪音的特权，让我不由得痛恨起那个歌颂童真的自己；右侧，斜坐着的带公文包的男人正外放地刷着抖音，入味的背景音乐配上窗外一闪而过的乡村风光倒是绝佳；“我们的悲欢并不相通”，这是真的。我戴上了耳机。

天色渐晚，车厢里黯淡下来。落曛裹挟着困倦涌了进来，安静了归程的末途。

无言地，熟悉的凡庸包围了我。终于，在旅程的最后，我感受到归乡的安心。

我的高中

呼啸而来，疾驰而去。那是什么呢？所谓“来去如梭”，我大概是知道的；但这之于我的高中的一霎，却又是相形见绌了。仔细想想，我确乎无法用文字表达出这三年四季的疾变，也确乎无法描摹出任何一息的景致，这时光的脚步愈是匆忙，便愈让我这伧俦之人感伤——如若没有墙角处旧课本上许久的积尘，我的三年便仿佛置若虚无，好在在我求学的中途，在这段悠闲的夏暑，有机会努力回顾往昔旧道的草木。

我的高中轻描淡写，像极了我曾经所不齿的可恶笔调——没有三更的黄卷青灯，没有过分的晨食宵衣，“往日”究竟是个奇妙而不可知之物，她把夜以继日的朝暮驱驰比喻成优哉游哉的徜徉漫步，于是我得以心安理得地浅尝辄止，含咀着苦痛的蜜糖，并从中品得莫大的宽慰。

不少耳闻故人说法，曰旧日时光常犹前夜般历历在目，如今我知道，那大抵是胡扯，我的曾经的日夜便从未曾如昨日重现般飞入我的脑海——那里沉淀的原来只有些狭窄黏稠的模糊后影，在夜深人静时散发着恶人的惆怅——夜夜校园旁闪烁的霓虹究竟变换过几次颜色，断断续续陪伴我三年的课桌上比初时更添了几道涂鸦与刻痕，日复一日的四层往返会让我吁吁地喘息几次，想想这些可恶的往事，我仿佛感到一种恼人的错觉，一种恼人的背离感。我的高三大概并非这样的娓娓道来，而是这文艺的包装使之然也，这大概是无异于自欺欺人的行径，我于是痛斥着高三之“美”、之宜人，所谓“拼搏的年纪最璀璨”，终究是唯结果论的漂亮话，璀璨的大抵是回味而已。但到头来，我还是为这样的高三的离去而叹息、而怅然若失。我想这大约是岁月为它的匆匆而做的略微的补偿，是青春的过度生长带来的一点代价，而至于我无奈的一些喟叹，在这股洪荒之流之下大概是渺沧海之一粟，终于风流云散罢了。

尽管我清楚的明白，这股偶现的忧伤不过是过去的幻影，但在此时它仍不可抗拒地袭来。我开始思虑，我究竟是怀念着高中的什么呢？会与邻床的室友争吵到恼羞成怒，会因分到可爱同桌而兴奋还故作深沉，会不惜迟到几分钟摆弄这该死的发型。想着无聊的往事，自顾自地感叹出“阿，这就是青春”这样羞耻的台词，倒也算与这段多雨的夏日相称。不过我的所忧所伤，大概不是这些轻快的琐碎，而在于我突然发觉我的高中竟因它的溘然逝去而臻至完美，发觉到头来我原来未曾聆听过这首交响曲的低沉婉转、高扬嘲哳，而只有它的戛然而止萦绕耳畔，发觉到头来我穷尽我不长的半生，追逐的不只是衣服上的品牌印花、教室后成绩单的榜首和心仪女孩的莞尔一笑，还有投射着所有这些的故旧的幻影。

她宽容地接受我所有的稚嫩和虚荣，所有的自负与固执，直到今晚，依然

用她的青涩的轻抚将既往的浓墨绘作淡影，再用成熟的热吻舐下新的名为思故的刻痕。

疾驰而来，呼啸而去。那是什么呢？只趁今晚夜星寥寥，我才敢对着明月嘶吼：

是我的高中阿。